

雪崩

礼 魂



人民文学出版社

雪 崩

礼 魂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富有边塞风情和民族特色的传奇式的长篇小说。它生动地再现了新疆和平解放时错综复杂的斗争史实。

那些大智大勇、无私无畏、热情善良、睿智幽默、粗犷豪迈的可敬可爱的人物；那些反动愚蠢、阴险毒辣、老谋深算、奸诈虚伪、可憎可恨的卑鄙家伙，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那一个个险象迭生、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那一幅幅色彩纷呈、古朴奇异、民情风俗的画卷，将带领你神游于远古国的故地，穿越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登上喀喇昆仑的雪山冰峰，领略西部疆域雄奇壮美的景观。

责任编辑：张佳佩 王鸿漠

封面设计：李鸿远

雪 崩

Xue B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3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 $\frac{13}{16}$ 插页 8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200

ISBN 7-02-000147-5/I·148

书号 10019·4219 定价 3.05 元



礼魂(即李魂)，一九三二年生于济南。一九四九年参军，一九五四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校编剧班，一九五五年自愿到新疆工作，现为天山电影制片厂编剧。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曾发表中短篇小说《帕米尔风情画》《进班》及电影文学剧本《明月出天山》等。

东方吹来了和风，
给世界的善良人打开了天堂之路。
冰雪消失，大地充满了馨香，
脱去冬衣，世界要穿上新装。
春风驱走了严寒，
明媚的春光又调好了幸福之弦。

(维吾尔古典长诗《福乐智慧》)

目 次

第一部 晨 曦

- 一 混血女郎吉娜 7
- 二 桑那浴室里的幽会 18
- 三 热西提探监 32
- 四 马帮夤夜出行 41
- 五 阿克苏的早晨 52
- 六 车马店里的不眠之夜 62
- 七 他从胡杨林里走出来 71
- 八 英尔里克欢迎式 79
- 九 古鲁巴克街头见闻 88
- 十 调情在不知不觉中进行 98
- 十一 引出了他一肚子苦水 108
- 十二 塔里木河的传说 121
- 十三 初识沙迪克 135
- 十四 一个隐秘的神权人物 149
- 十五 山道并不平静 161
- 十六 凌浩的日记 173
- 十七 沙迪克出走 182

第二部 战 鼓

- 十 八 苏纳尔驿站客满 195
- 十 九 沙海茫茫夜深沉 204
- 二 十 血腥的“麦西来甫” 212
- 二十一 长夜难眠 222
- 二十二 “狗围着骨头转” 233
- 二十三 逃不脱命运的网 241
- 二十四 夏屋奇遇 253
- 二十五 她仍然是老板娘 265
- 二十六 一张红请帖 278
- 二十七 水葫芦风波 291
- 二十八 鹰爪下的小兔 299
- 二十九 你好，代雅北酋长 311
- 三 十 巧遇盗马贼 323
- 三十一 盲人说梦 336
- 三十二 唐将碑的启示 353
- 三十三 于阗古国废墟的枪声 364

第三部 惊 涛

- 三十四 密室秘事 383
- 三十五 人生猎场上的角逐 394
- 三十六 哦！黑风暴 404
- 三十七 梁金海的运筹 418
- 三十八 康西瓦换牛 427

三十九	主麻日审判	435
四十	荒原狩猎	460
四十一	牦牛阵	469
四十二	沙漠腹地的“金字塔”	481
四十三	意外的相逢	492
四十四	冰雪也能点着	501
四十五	沙漠天使	510
四十六	沉默的雪山	518
四十七	铁马金戈向和田	527
四十八	冰峰作证	533
四十九	衣襟遮不住太阳	547

主要人物表

热西提 维吾尔族, 出国商队的脚夫、向导, 二十四岁。

沙迪克 热西提的二哥, 于田山上的采玉工, 二十八岁。

阿不都拉 热西提的大哥, 于田县葡萄种植园农民, 后逃亡到塔里木原始森林打猎, 三十七岁。

海力倩姆 阿不都拉之妻, 歌女, 三十二岁。

阿依夏姆 维吾尔族女童工, 十四岁。

吾拉木 丐儿头, 外号“小国王”, 十二岁。

阿西木 老缫丝工, 阿依夏姆的祖父, 六十多岁。

克里木 青年缫丝工, 二十二岁。

扎西旺堆 藏族, 昆仑山盗马团伙头目, 三十二岁。

梁金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二军十五团团长的先遣进驻和田武装工作队队长, 三十四岁。

唐 诚 十五团政委, 二十九岁。

项 林 十五团副团长兼参谋长, 二十八岁。

刘 平 十五团政治处主任, 和田武工队副队长, 二十六岁。

葛参谋 十五团作战参谋, 二十二岁。

李春生 梁金海的警卫员，十八岁。

李天明 十五团二营四连一排长，二十七岁。

刘安江 炊事班长，三十五岁。

凌 浩 战士，十八岁。

何 凯 战士，二十二岁。

赵明菊 十五团卫生队长，梁金海之妻，二十八岁。

张大全 十五团二营四连连长，武工队加强排排长，二十四岁。

展 庆 四连指导员，二十五岁。

陶小梅 女卫生员，十八岁。

姜兆智 国民党军驻和田城防司令、副专员，四十六岁。

冯子乔 国民党军团副、“和平贸易公司”商队老板，二十七岁。

马 鹰 国民党和田保安队队长，回族，四十岁。

吉 娜 俄汉混血女郎，汉名柳翠花，姜兆智的“塞外夫人”，十九岁。

穆哈默德 维吾尔族学者，国民党和田专区副专员，三十八岁。

库万巴依 维吾尔族大财主，和田县长，五十八岁。

米吉提艾兰木 和田地区最高宗教职业者，俗称“大阿訇”，六十多岁。

尼牙孜木甫提 二阿訇，七十来岁。

安尼瓦尔 国民党军统特务骨干，代号302，汉族，三十五岁。

侯子 绰号“猴子”，汉族，国民党兵，二十六岁。

瓦西里耶夫 白俄，汉名李维夫，吉娜的情夫，四十三岁。

伍布里 维吾尔族，库万巴依庄园的私人道阿（打手），三十岁。

第一部

晨曦

瞧，那不是闪电的火光，那
不是击鼓的轰雷，
你说，这一支雄师劲旅该
有多么大的声势？

好象一柄炫眼的剑，电光
从云端一闪过，
头一个春雷，震天撼地滚
过了草原上空。

——波斯诗人鲁达基：《颂歌》

一 混血女郎吉娜

大约从汉代班超进驻到唐朝玄奘法师在此讲学，直至清末设直隶州，民国改专员公署以来，和田古城便是这等凋落蔽败的模样吧！你看，千百所柳条编织的房舍，糊满凹凸不平的泥巴，依地势高低挤靠成蜂窝般的篱笆棚户，街巷里壅塞着厚重细软的白沙，没有一寸象样的马路，没有一家象样的商店。一条十字街把灰暗破败的篱笆屋群切割成不规则的方块。最繁华的市区美其名曰“古鲁巴克”，意即花园，实为肮脏不堪的沙土路。在史书记载和口头传说中，古丝绸之路南路的文明古国——于阗（也就是现今和田所在地），是以蚕丝、玉石、织毯闻名于世的历史名城，谁能想到她的面目是这样灰暗而苍凉呢！贫困可以使任何名山秀水丧失它应有的光彩。

正如《古兰经》训示所说：“日月是依定数而运行的。”天地万物，浑浑噩噩，日月经天，岁月蹉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人们在万古不变的时间轨道上运行，不知不觉来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最后一个冬日。太阳如同它升起时那样又沉没了，沉没到巍然屹立在极远天际的昆仑山岭背面去。夕阳给嵯峨雄伟的冰峰雪岭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天空里辉映

出绚丽的色彩。这时，浓重的夜色开始从和田城的街面上升起来，如同弥漫的雾气在缓缓升腾。先是那千百座密匝匝的篱笆房子被吞没，挺拔高岸的白杨树变成上下两截明暗两色的阴阳树。十字街心那号称古鲁巴克的地方有一座表明战争迹象的大碉堡（其实在近代史上和田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争），此时象一头大黑熊隐伏到黑暗中去了。白天，和田街头永远有成群的瘦骨嶙峋的男人匍匐在沙土地面上睡觉。夜色降临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群一群衣衫褴褛的小乞丐。他们象归林的麻雀一样麇集在碉堡四周，叽叽喳喳地叫嚷着。在马路旁边的白杨树下，伴随着夜影出现了三三两两噓着葵花籽低声调笑的女郎们。她们并不象大都会神女那样浓装艳抹。俏丽而丰满的身姿透过单薄的秋装散发出来的是诱人的乡野气息，那是雅利安人种特有的姿质经过类亚热带气候的薰制而独具的风韵。

太阳一落，北来的沙漠风带来晚秋的夜晚。公元纪年正是一九四九年秋末冬初的十一月，回历刚刚进入一三六九年的门槛。秋风扫荡着枯黄的落叶，随同呛人的沙尘满街飘舞。丐儿们把落叶堆集起来，在碉堡前边点起一堆火取暖。浓湿的烟雾呛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行人粗声咒骂着绕开去，丐儿们开心地吆喊出使正派人脸红的淫秽不堪的儿歌。

突然，一位十多岁的大眼睛丐儿高喊了一声：“看，马车！”

所有的丐儿都向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从黑漆漆的西大

街上果然来了一辆孤灯摇曳的马车。

当时的和田，一辆马车也是豪华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只有有数几位伯克(官员)、巴依(财主)才有马拉木制车。能独立经营的自耕农充其量不过有一辆轱辘不圆的牛拉车。所以，丐儿们一发现它就争先恐后拥了上去，如同围猎的人扑向猎获物一样。

这是一辆华贵的俄罗斯式皮包马车。车底座是用新疆通行的六根棍马车改装成的，上边罩着黑帆布篷，两边各有一个小窗口。篷架上挂着马灯。一个维吾尔族老车夫坐在驭手座上，粗声吆喝着那匹身高体大的杂种马缓缓行进。因为道路太坏，坑坑洼洼的土路把车颠得“吱嘎”作响。老车夫死拉住缰绳让马车走平稳些，车中显然坐着非同一般的人物。

大眼睛的丐儿头奔到车窗旁一望，回身高叫道：“官太太吉娜！”丐儿们一拥而上，哼哼唧唧伸手乞讨起来。

马车里坐着的正是本城最高司令官、国民党上校团长兼和田公署副专员姜兆智的塞外夫人柳翠花，也就是全城闻名的美貌风骚的混血女郎吉娜。她今年才十九岁，但已是情场老手。多少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男子为她那光艳照人的容貌和顾盼生情的笑靥所倾倒。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经年不离血污的老屠夫柳山东的独生女儿。无论如何难以把那样黑丑的山东大汉同这样娇美的妙龄女郎联系起来。但是，见过当年在伊犁街头开过甜食店的白俄女人柳芭的人都说，吉娜继承了她母亲的骨血，造就